

美國海空整體戰對亞太區域安全之影響

陸戰隊中校 宋連海

提 要：

- 一、亞太地區內幾股崛起勢力與潛在衝突點，使亞太地區成為全球潛勢熱點(Hot Spot)之一。包括中共綜合國力提升與軍事崛起，進而發展出「區域拒止/反介入」Anti-Access/Area-Denial, A2AD)的能力、日本軍國主義復甦以及幾起東海、南海對峙與衝突事件等。美國因此提出「海空整體戰」(AirSea Battle)等概念，企圖維持其亞太戰略利益及優勢。
- 二、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於2010年分別提出海空整體戰及2011年的「戰略再平衡」(Strategic Rebalance)構想，意圖將美國軍事重心置於亞洲。同時，積極強化與日、澳及南亞等國軍事同盟關係，企圖綜合盟邦力量，共同因應未來可能之衝突。
- 三、美國海空整體戰企圖以中共為主要假想敵，為朝鮮半島、東海及南海衝突做準備，且已逐步發展所需高科技武器裝備及完成軍事部署。因此，本研究試圖闡釋美國海空整體戰的內涵、目的以及對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

關鍵詞：海空整體戰、戰略再平衡、區域拒止/反介入、亞太區域安全

Abstract

1. There are couple of emerging powers and potential conflict points in Asia-Pacific region that make Asia-Pacific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hot spots. The emerging powers include Chines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that develops into anti-access/ area-denial (A2AD) capability, the revitalization of Japanese militarism, and conflicts in South/East China Sea. Therefore, the U.S. has developed a concept called "AirSea Battle" that intended to maintain its Asia Pacific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dominance.
2. The U.S.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AirSea Battle and Stra-

tegic Rebalance in 2010. The intentions of these concepts are to put the military in Asia meanwhile to actively strengthen the military alliances with Japan, Australia, and South Asian nations. The attempt is to exploit the synergy for future conflict.

3. The opposing force in AirSea Battle concept is not only aimed at China but also Korean Peninsula,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s. Also, the AirSea Battle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needed high technology and military deployment. However,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define the purpose and the impact of AirSea Battle to As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Keywords: AirSea Battle, strategic rebalance, anti-access/area-denial, As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壹、前言

面對亞太區域內崛起之中共軍事力量、北韓藉發射衛星之名，實則進行飛彈試射的脫序行為¹。另有東、南海主權爭奪，導致聲索國機漁船對峙衝突等事件，使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與戰略利益面臨嚴峻考驗。尤以近年中共發展「區域拒止/反介入」能力，可對任何欲進入此一區域之外力或中共認為潛在的威脅，特別是網路、太空、海上及空中等領域之進入構成威脅。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承諾及武力投射能力也無可避免地受到區域夥伴的質疑。

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文件中，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到：「美國將與盟邦夥伴們共同強化美軍前進部署的態勢及各項設施，以對抗潛在的攻擊。並會持續增強在地區的嚇阻力量，以確保區域的對手在獲得新式及攻勢的軍事能力上無法盡佔優勢」²。為因應中共的威脅，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最早於2009年指導美國海軍及空軍發展可與「區域拒止/反介入」相抗衡之能力³，「海空整體戰」作戰概念遂應運而生⁴。

貳、海空整體戰

註1：劉秋苓，〈北韓發射衛星之意圖、策略與相關國家之回應〉，《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6卷，第5期，2012年10月，頁58。

註2：U.S. DOD,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p.41.

註3：Capt. Philip DuPree, USN and Col. Jordan Thomas, USAF, "Air-Sea Battle: Clearing the Fog," Armed Forces Journal, May 2012, <http://www.armedforcesjournal.com/2012/05/10318204>. (檢索日期:2013年3月18日)

註4：根據中華民國國防部101年史政編譯室「外文軍語統一譯名通報100年增訂本」，針對「AirSea Battle」我國統一譯名為「海空整體作戰」，本文簡稱「海空整體戰」。

世界各國為維護其國家安全及利益，會適時發展出相對應的軍事戰略或作戰概念，以因應潛在或日益崛起的挑戰。中共的區域拒止/反介入能力及美國的海空整體戰便是一例。為因應來自中共的海空軍事威脅，美國國防部計畫未來軍事發展重點將放在海上遠距作戰和空軍遠距精確打擊上，從而發展「海空整體戰」的作戰概念。

根據2010年5月美國國防部委託民間知名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 CSBA)發表之研究報告《海空整體戰：初始作戰概念》(Air Sea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⁵指出，此概念目的的一方面可保持美軍在西太平洋優勢，減少作戰人員維持費與人員傷亡，並向西太平洋盟友確保必要介入之能力，同時續保嚇阻的力量⁶。

海空整體戰作戰構想涵蓋美軍在西太平洋可能面對中共的區域拒止/反介入的威脅及可以採取的軍事行動，包括需要完成的任務(續保美軍武力投射的能力)、如何完成這些任務(如何克服區域拒止的挑戰，保持聯合作戰介入的能力)、由哪些部隊來完成這些任務(各軍種肩負的角色，尤其著重軍種間密切的協調、支援與合作)⁷。而海空整體

戰的執行成功取決於諸多因素，最為重要的便是區域內美國關鍵盟友的積極參與和投入。

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茲及潘內達(Leon Panetta)分別指出，為能與「區域拒止/反介入」能力相抗衡，確保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以及經過10多年的反恐戰爭後，美國國防面臨一個戰略轉折點，從美國國防部於2012年2月出版之《2013年國防預算要求總檢》(Fiscal Year 2013 Budget Request Overview)中，已明確清楚表達這種考量⁸。尤其在《海空整體戰：初始作戰概念》研究報告摘要內容的首句話就直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今日的美軍面對一正崛起的主要挑戰，特別是在西太平洋戰區。中共共軍不斷致力於部署堅實的區域拒止/反介入能力…」，明確指出此一構想的設計目的及反制目標。

一、海空整體戰的源起

海空整體戰的源起、地位和產生背景與冷戰後期的「空地一體戰」(Air-Land Battle)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可說是海空整體戰概念的前身。歷史上，最早成功運用空中力量對敵地面重要目標實施打擊或稱之空中密接支援(Close Air Support)的始祖，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於1935年2月份成立的德國空軍(Luftwaffe或Luftstreitkräfte)⁹

註5：Jan Van Tol with Mark Gunzinger, Andrew Krepinevich, "Air Sea Battle," CSBA, <http://www.csbaonline.org/publications/2010/05/airsea-battle-concept/>. (檢索日期:2013年3月18日)

註6：曾復生，〈美空海一體戰應對陸反介入〉，2011年10月4日，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post/3/9761>。(檢索日期:2013年3月19日)

註7：胡文龍、蕭石忠、尹黎主編，《美中學者論空海一體戰》(北京：共軍出版社，2012年)，頁6。

註8：Department of Defense, "Fiscal Year 2013 Budget Request Overview,"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012, pp. 7-38~7-39.

註9："Luftwaffe"一字在德語系國家的意思為「軍事航空部隊」的通用術語，通常被翻譯為「空軍」或「空中力量」。然而，"Luftstreitkräfte"，或「空中武力」，有時也被用來做為「空軍」的翻譯。其中"Luft"的意思是「空中」，"Waffe"被翻譯成「武力」，也可直譯為「空軍航空兵」。BBC, <http://www.bbc.co.uk/history/topics/luftwaffe> (檢索日期

。德國空軍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主要運用於閃擊戰(Blitzkrieg)，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空戰準則最先進及最具戰場經驗的一支部隊¹⁰。二戰期間主要針對敵集結區、通信設施及其他戰術目標實施攻擊或戰場空中截擊(Battlefield Air Interdiction)¹¹。這一支空中力量減輕地面部隊來自敵火力攻擊壓力，增強地面部隊進展的效率。

1973年，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施萊辛格(James Schlesinger)獨排眾議爭取國防預算帶頭推行兵力整建計畫¹²。美國陸軍內部則有陸軍訓練暨準則司令部(United State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TRADOC)的首任司令戴普伊(Gen. William E. Depuy)為首發起一系列準則教範革新的想法，直到1976年到達高峰並出版新版的陸軍野戰教範。美國才逐漸認識到現代戰爭節奏相較以往將會更快、更具毀滅性的特性¹³。

1977年，美國陸軍訓練暨準則司令部的繼任司令史塔瑞上將(Gen. Donn A. Starry)，繼承前任戴普伊司令的先進概念，史塔瑞提出強調機動與火力發揮的「空地一體戰」概念¹⁴。史塔瑞也同時意識到中歐戰場上，美國無法應付蘇聯後續梯隊投入戰場的戰術，認為也是陸軍教範的遺缺之處，於是開始著手以早期截擊手段應對蘇聯待命投入的梯隊。運用手段包含電戰、電子反制措施、情蒐、偵測敵人等做為新式準則的主要元素¹⁵。此後，美軍積極分析出蘇聯及華沙公約組織部隊包含戰術僵化、可預期的梯隊及科技落後的弱點¹⁶。美國陸軍於1981年3月將初具輪廓的空地一體戰概念向美國國防部高層簡報，簡報重點最終於1982年8月定案並出版野戰教範「作戰」一書(FM 100-5, Operations)¹⁷。而形塑空地一體戰的關鍵因素則是來自蘇聯戰術作為。蘇聯採取大量的坦克

：2013年8月3日)。

註10：BBC, <http://www.bbc.co.uk/history/topics/luftwaffe> (檢索日期：2013年8月3日)。

註11：Carlo Kopp, “The Air Land Battle, USAF Close Air Support and Battlefield Air Interdiction”, Air Power Australia, <http://www.ausairpower.net/air-land-battle.html> (檢索日期：2013年8月3日)。

註12：1973年美國國防部長施萊辛格決心建立美國的戰略和常規部隊，施萊辛格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國防預算爭取上。在成為國防部長以前，1972年9月在舊金山的一次講話中，他提出警告說，「年復一年削減國防開支的這個過程，似乎已成為上癮的，這是弄巧成拙的遊戲。」他上任後不久，抱怨國防預算削減是戰後愚蠢的行為。後來，他概述關於美國國防部預算的事實：自1968年起，國防預算已被減少三分之一，是低於越南戰爭前，1964年預算的八分之一。在購置設備，耗材，和研發上下降了45%，大約10億美元，嚴重低於戰前水平。即使國防部以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做為國防預算，仍是自韓戰前的最低百分比；軍事人力資源也是在最低點，韓戰前的戰爭國防支出總額佔全國總支出以來的最低點。1941年偷襲珍珠港前約有17%。這些統計數據，及蘇聯武器的持續進步令人震驚，施萊辛格後來成為轟轟烈烈爭取國防部預算的倡議者。施萊辛格在任內成功地爭取到的預算如后：1975年財政年度，美國國會提供861億美元，與1974年財政年度的816億美元相比，1976年財政年度的金額是956億，等比增長3.4%。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R._Schlesinger(檢索日期：2013年8月5日)。

註13：Douglas W. Skinner, “Airland Battle Doctrin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September 1988, p.4.

註14：Max Maxfield, “General charged with changing how Army fights honored at Pentagon,” U.S. Army War College, <http://www.army.mil/article/41264/general-charged-with-changing-how-the-army-fights-honored-at-pentagon/>. (檢索日期：2013年3月19日)

註15：Douglas W. Skinner, “Airland Battle Doctrin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September 1988, p.5.

註16：Douglas W. Skinner, “Airland Battle Doctrin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September 1988, p.6.

註17：John L. Romjue, “The Evolution of Air Land Battle Concept”, Air University Review, May-June 1984,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airchronicles/aureview/1984/may-jun/romjue.html>(檢索日期：2013年8月4日)

、砲兵、航空、裝甲運兵車等攻勢部隊同時對美國及盟軍多點發起力度概等的攻擊，致使美軍及北約部隊難以分辨蘇聯主力指向。另外蘇聯針對北約防線強弱不同施以裝甲部隊突破，導致北約防線的瓦解。空地一體戰具備四個特性：(一)主動性：藉積極的行動創造有利條件。(二)縱深：包含時間、空間及可用資源的縱深。(三)敏捷：比敵人更迅速敏捷以攻其弱點並預先破壞敵軍事企圖。(四)同步：掌握節約兵力與協同整合，方能集中資源與攻勢¹⁸。因此，不論戰術或戰略，掌握同步發起攻勢作為的時間與空間，方能獲得可觀的所望戰果。在對抗蘇聯第一梯次部隊的同時，也要有能力集中戰力泉源主動打擊敵第二梯次部隊甚至是敵後方尚未投入戰場的部隊，而這樣的能力便來自可深入打擊的空中武力。

更正確的闡述是，在戰場上有更深的地理縱深、時間維度，及當時比過去以往更關鍵的空域縱深，和可能的化學和核子施放縱深。因此，旅、師、及各軍指揮官不得不深入敵境後方，主動採取適切行動來拖延、破壞與摧毀敵第二梯隊的力量，同時襲擊敵部隊戰鬥。如何對敵後續投入的梯隊及早於同一時間發起整合火力與同步的陸、空聯合打擊，這樣具有攻擊導向的縱深作戰概念便是

空地一體戰的精神¹⁹。打破美軍認為傳統作戰講究戰術制勝關鍵，轉變為著重人員與物資快速投入、避免與敵正面交鋒、強調運用先進科技做為現代戰場制勝關鍵等特色²⁰。

爾後美國陸軍指揮官便掌握到空地一體戰的幾個原則：主動、縱深、敏捷與同步。另外，結合所有可投入戰場的資源，在獲取主動權後，積極的打擊敵人²¹。越戰之後，這一概念指導了美國陸軍及空軍的準則、訓練、人員、後勤、武獲及設施等改革，甚至帶領美國參與一系列傳統與非傳統衝突，其中空地一體戰將陸軍與空軍整合達最高峰時期便是1991年的第一次波灣戰爭「沙漠風暴」²²。

二、海空整體戰的目的

中共欲於西太平洋建構阻止外力進入亞太地區之軍事能力已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美軍顧及國家利益及區域和平，便發展海空整體戰概念以達成一「進入特定區域」的目標，而未來美國海軍將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美國海權思想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其著作《海軍戰略論》對海軍角色之闡述，包含船艦數量之優勢、摧毀敵艦及制海為海軍行動主要目標。其中馬漢於遠洋作戰一章中提到，一個遠征軍在遙遠的戰場上，必須配屬第二個基地為接應，當本國與前

註18：Douglas W. Skinner, "Airland Battle Doctrin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September 1988, p.11.

註19：John L. Romjue, "The Evolution of Air Land Battle Concept", Air University Review, May-June 1984,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airchronicles/aureview/1984/may-jun/romjue.html>(檢索日期：2013年8月4日)

註20：Douglas W. Skinner, "Airland Battle Doctrin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September 1988, p.1.

註21：Lt. Col. Dennis G. Scarborough, USAF. "Deterring the Dragon: Air Sea Battle and U.S.-Japanese Alliance," 2011,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Joint Forces Staff College Joint Advanced Warfighting School, p. 30.

註22：Lt. Col. Dennis G. Scarborough, USAF. "Deterring the Dragon: Air Sea Battle and U.S.-Japanese Alliance," 2011,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Joint Forces Staff College Joint Advanced Warfighting School, p.5.

進基地有較長距離時，海軍實力的優越，便可掌握海上交通的安全²³。在國土以外的海洋作戰，不管作戰國是否已在遠洋獲得據點，應該總是企圖採取攻勢，以佔領或控制對方的領域。即使戰爭的目的是防禦，最妥善的防禦仍然是從攻勢中獲得²⁴。另外，透過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的研究報告裡，對海空整體戰給予以下含意：海空整體戰並非為了圍堵中共。正確地說，美國體認到中共龐大的經濟成就促使軍事方面獲得令人敬畏地能力，因此發展出的一套「平衡戰略」(Offsetting Strategy)²⁵。海空整體戰更進一步確保美國在東亞地區持久性關鍵利益(Vital Interests)，以維持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其中「平衡戰略」一項關鍵要素是，美國將持續向區域內的盟邦及夥伴展現其武力投射及介入的能力，確保盟邦不會成為中共恫嚇的受害者或因此「芬蘭化」(Finlandization)²⁶。

由於美國及其盟友減少軍費開支，世界各地動盪不斷增長。幾十年來，美國一直試圖阻止敵對勢力主導全球關鍵地區，如西歐，西太平洋和波斯灣，同時保有相當實力不受限制地進入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包括海洋、太空和網絡空間。共軍運用精確

導引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融入攻擊機、艦，以提高對固定目標的打擊能力，具有精度高，長距離的特性。這對透過港口、後勤廠庫和空軍基地部署軍事力量和仰賴傳統方式投射力量的美軍產生深遠的影響。共軍也在開發設計導彈系統，以打擊移動目標，如美國海軍的航空母艦。同時，共軍積極發展反衛星和網絡戰能力，以破壞美軍的資訊和通信系統。總之，這些區域拒止/反介入功能將顯著增加美軍在西太平洋活動的風險²⁷。

因此，蔓延在西太平洋和波斯灣的區域封鎖能力不再是個跨界入侵，而是當前和未來區域穩定的挑戰，將使美國在這些領域越來越難以自由運動²⁸。所以，美國真正想達成的，是有能力進入特定區域干預並維護自身利益。中共和伊朗對美國安全構成的挑戰不在於傳統的跨界入侵的威脅，但在於其企圖建立勢力範圍，並最終控制關鍵區域進出的能力。因此，美國五角大廈焦點集中在較為溫和的手段，諸如主動積極部署和前進防禦、阻止地區的侵略或脅迫以及避免全球公域受到重大破壞²⁹。

海空整體戰便是一個達成有限目標的作戰概念，在區域封鎖的環境下塑造必要的聯合戰力，並持續發揮武力投射。海空整體戰

註23：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楊鎮甲譯，《海軍戰略論》(臺北：中華文化出版社，1954年)，頁125。

註24：同註23，頁128。

註25：Jan Van Tol with Mark Gunzinger, Andrew Krepinevich, Air Sea Battle (Washington D.C.: CSBA), p.27.

註26：Jan Van Tol, Mark Gunzinger, Andrew Krepinevich, Air Sea Battle (Washington D.C.: CSBA), p.27.

註27：Krepinevich, Andrew F, Jr, "Strategy in a Time of Austerity: Why the Pentagon Should Focus on Assuring Acces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v/Dec 2012, p.59.

註28：Krepinevich, Andrew F, Jr, "Strategy in a Time of Austerity: Why the Pentagon Should Focus on Assuring Acces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v/Dec 2012, p.60.

註29：Krepinevich, Andrew F, Jr, "Strategy in a Time of Austerity: Why the Pentagon Should Focus on Assuring Acces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v/Dec 2012, p.60.

的概念，在向盟國和潛在對手確保美國在全球公域的行動自由。然而，該構想才形成不久，未來將會見到許多實踐的動作，將達成兩個目的：

(一)封鎖麻六甲海峽，阻斷中共的對外戰略資源通道。

(二)深入打擊，將以空中方式為主，對中共內陸重要目標實施摧毀³⁰。

在戰略上，海空整體戰支持美國的最高整體戰略，即維持西太平洋的穩定。其中包括：

(一)保護美國領土(含關島)、海外基地和輔助設施。

(二)保護關鍵盟友。

(三)保護美國及友邦的海上貿易。

(四)阻斷中共的海上貿易。

(五)瓦解中共軍事力量。

(六)在西太平洋地區續保武力投射行動

³¹。

參、區域拒止/反介入

戰史上，敵竭力阻絕對手在戰場上的行動自由，以反介入手段來確保友軍行動，同時避免敵佔領有利位置。對於慣常遠征作戰的美軍而言，大量仰賴作戰區域內的海、空及太空優勢以確保軍隊進入該地無虞。然而，中共在亞太地區已成為一個具有強大區域拒止/反介入能力的大國，將能嚴重影響美國進入西太平洋的武力投射。區域拒止/反

介入的能力可與相同意識形態者、地區權力、國家行為者或其他行為組織者共同合作，結合遠程飛彈、遠程攻擊機、潛艦等，延伸超出其國境以外的拒止強度，使美國武力投射的風險越來越大，甚至可能望而卻步。這些越來越先進的區域拒止/反介入能力，改變美國過去半個世紀熟悉的戰爭條件與作戰環境。而區域拒止/反介入概念並非新穎。拒止對手介入和阻礙其運動能力的企圖，是永恆的戰爭定律。武器科技的擴散和進步，更給予潛在敵人廉價又高效的軍事能力，也因而破壞了區域穩定。新一代巡弋飛彈、彈道飛彈、改良的空對空、地對空飛彈增強了距離，精度和殺傷力。現代潛艇、戰機和水雷具有更高的機動性，辨識性和自主性。此外，太空和網絡空間都變得越來越重要和更具爭議性³²。

電腦技術和對於網路的依賴及使用網路的普及和進步，特別是現在是不可或缺的通信、定位、偵察等軍事能力均與網路結合，也因此給與許多國家和非國家侵略者創造網路空間攻擊的手段和機會。在某些情況下，即使是低技術的能力，如廉價的水雷、快速攻擊小艇，或短程的火砲和導彈系統，使得某些特定組織或非國家行為者均具備遲滯或拒止美軍自由運動的能力。這些能力可能產生的影響和範圍，均嚴重威脅到美國和盟國遠征作戰、機動和武力投射的作戰形態³³。

在歷史上運用反介入能力和戰略的例子

註30：胡文龍，蕭石忠，尹黎主編，《美中學者論空海一體戰》(北京：共軍出版社，2012)，頁3。

註31：胡文龍，蕭石忠，尹黎主編，《美中學者論空海一體戰》(北京：共軍出版社，2012)，頁14。

註32：Air Sea Battle Office, Air Sea Battle: Service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Anti-Access & Area Denial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Air Sea Battle Office, 2013), p.2.

註33：Air Sea Battle Office, Air Sea Battle: Service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Anti-Access & Area Denial Challenges, p.2.

不勝枚舉。德國隆美爾元帥(Field Marshal Erwin Rommel)在二戰期間，代號「沙漠之狐」(Desert Fox)行動中，運用飛機、砲台和水雷，破壞及阻絕法國在諾曼第(Normandy)D日的登陸。同樣地，在20世紀的80年代水雷用於在阿拉伯灣(Arabian Gulf)在伊朗和伊拉克的「油輪戰」(Tanker War)，雙方企圖阻礙兩個國家的海上石油運輸通道。塞爾維亞軍隊(Serbian Forces)和海珊(Saddam Hussein)採用冷戰時期的防空砲兵，企圖阻止干預分別由北約和美國領導的聯軍。反介入戰略一直以增加干預者介入的成本並超出其可接受的程度，向潛在的受害者清楚展現，友邦的援助恐難以實現³⁴。二個全球化的發展加速實現敵的區域拒止/反介入能力：(一)世界經濟相互關聯，所以在空中或海上咽喉要道構成障礙，便能產生全球性影響。(二)廉價的感知和精密監測系統技術擴散，使防空、反艦巡弋飛彈、彈道飛彈的效能更致命。加上自動化系統更易操作使用，進而落入一系列潛在敵手中³⁵。

中共反介入能力，包括以大型彈道飛彈部隊攻擊關鍵目標，如空軍基地和海軍設施。區域封鎖能力，則包括先進的反海上和防空系統，旨在摧毀關鍵的移動資產，如水面艦艇和飛機。中共的區域拒止/反介入能力

也延伸到太空和網路領域，並特別針對美國的武力投射，尤其適用於美軍介入臺海衝突的想定³⁶。

中共觀察分析了美軍在波灣戰爭的沙漠風暴行動，得知美國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是：在敵對干擾的風險不大情形下，即有能力部署部隊進入戰區。因此，中共軍方領導人認為，在必須與美國一戰的情況下，美國軍事部署過程必須預先被破壞或瓦解。然而如果在衝突中，若因為政治因素美軍無法使用琉球軍事設施，美國必須從關島執行作戰行動時，由於作戰線及補給線長，加上島上的支援設施數量有限，美軍協防臺灣的行動將變得非常困難。除了對地攻擊力量，中共的制海能力也對美國在區域內的海上航行構成主要的反介入威脅。中共近年來發展許多現代化武器，包括各種反艦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可從空中、陸地或海上發射。新型的東風21型(DF-21D)反艦彈道飛彈，攻擊距離估計超過800哩的範圍，可迫使美軍航母為迴避遭受攻擊的危險，停泊於超出有效的艦載機空中作戰距離，從而大大減少航母打擊群的有效性³⁷。

中共潛艦部隊也成為一個可恃的反介入威脅，2006年，中共柴油潛艦在日本南部海域的一艘美國航母射程內附近浮出水面未被

註34：Adm. Jonathan Greenert, Gen. Mark Welsh, "Breaking the Kill Chain", Foreign Policy, May 16, 2013,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5/16/breaking_the_kill_chain_air_sea_battle (檢索日期：2013年8月6日)

註35：Adm. Jonathan Greenert, Gen. Mark Welsh, "Breaking the Kill Chain", Foreign Policy, May 16, 2013,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5/16/breaking_the_kill_chain_air_sea_battle (檢索日期：2013年8月6日)

註36：Major Christopher J. McCarthy, U.S. Air Force, "Anti-Access/Area Denial: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Warfare", U.S. Naval War College, May, 2010, p.2.

註37：Major Christopher J. McCarthy, U.S. Air Force, "Anti-Access/Area Denial: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Warfare", U.S. Naval War College, May, 2010, p.3.

發現，就可看出中共潛艦部隊的實力。隨著多種類型的潛艇，採用多種反艦和對地攻擊武器，中共的海面下力量在整個西太平洋地區，也嚴重威脅美國介入臺灣問題和美國前往海外基礎設施的行動自由³⁸。

中共陸攻和反艦飛彈的力量也許並非是美國軍事行動最具殺傷力的反介入威脅，但中共地對空導彈(SAM)的防空網絡搭配俄羅斯的S-300地對空防空飛彈系統和中共自製的類似導彈，其中有許多可以接戰超過100哩。即使美軍突破中共反介入的屏障，中共運用S-300低空至高空區域拒止優勢，能夠成功阻止美軍奪取制空權，摧毀美軍在以往其他衝突中一貫享有空優的美夢³⁹。雖然美國第五代低視度匿蹤飛機，如F-22A戰機和B-2A轟炸機雖然對這些地面防空系統具有優

勢，但他們並非完全免疫。況且，目前這類型戰機數量有限。大部分的美國主力戰機，轟炸機和巡弋飛彈仍極易受到這些先進的地對空導彈的威脅。專家推斷，美軍目前主力的第四代飛機，如F-15，F-16和F/A-18等在與中共交戰時的損耗率可能會達到20-30%⁴⁰。結合先進的地對空導彈和先進的戰鬥機隊，使美軍第四代飛機穿透中共防空系統幾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有報告顯示，中共將向俄羅斯籌購S-400地對空導彈，預於2017年完成購入⁴¹。此後，中共的防空覆蓋率將超過200哩。未來這些武器能夠將所有美國的戰機拒止在整個臺灣上空之外⁴²。

除了其顯著的防空和反海上力量，中共在世界各地的網絡攻擊活動已在過去的幾年新聞報導中得到諸多的宣傳，若對美國網絡

附表 「區域拒止／反介入」之定義彙整

來源	美國防部準則 ⁴⁴	蘭德公司 ⁴⁵	三軍期刊 ⁴⁶	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 ⁴⁷
區域拒止	運用短程飛彈，藉以限制美軍在作戰區域內行動自由而非將其拒斥於作戰區外之能力。	嚇阻、防止、降低、破壞、遲滯或其他可複雜化美軍部隊於戰區內機動、部署、進入及建構軍事武力之能力。	在中共直接掌控的限縮空間內，企圖降低美軍行動自由之能力。	在中共直接掌控的空中、地面及水下的有限空間裡，限制美軍行動自由及聯合作戰。
反介入	運用長程飛彈，藉以防止美軍向作戰區域內推進之能力。	迫使美軍於遠距外行動。運用傳統與非傳統能力於區域內遲滯美軍部署與運動。	減緩美軍向戰區部署及阻止美軍在戰區特定空間內運動或迫使美軍延長所望動線之能力。	盡諸般手段阻止美軍進入作戰區域。

資料來源：筆者綜合美國國防部準則及美國智庫研究報告等資料自製。

註38：Washington Times, "China Sub Stalked U.S. Fleet," Washington Times, 13 November 2006,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6/nov/13/20061113-121539-3317r/?page=all> (檢索日期：2013年8月27日)

註39：Krepinevich, Why Air-Sea Battle?, CSBA, p.23.

註40：Major Christopher J. McCarthy, U.S. Air Force, "Anti-Access/Area Denial: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Warfare", U.S. Naval War College, May, 2010, p.4.

註41：Zhukovsky, "Russia Looking at China S-400 Deliveries in 2017," RIANOVOSTI, Jun. 27, 2012, <http://en.ria.ru/world/20120627/174264185.html> (檢索日期：2014年3月15日)

註42：Wendell Minnick, "Time Running Out for Taiwan if Russia Releases S-400 SAM," Defense News, May 25, 2013, <http://www.defensenews.com/article/20130525/DEFREG/305270012/Time-Running-Out-Taiwan-Russia-Releases-S-400-SAM>, (檢索日期：2013年8月28日)

空間發動攻擊與破壞，將嚴重影響美國武力投射的主要指管平台，包括衛星通信和全球定位系統(GPS)為基礎的導航系統。另外，在反衛星武器方面，中共於2007年擊落它自己的一個運行中的衛星也對全世界構成一個合理的威脅。一個最顯著的影響，是中共在與美國作戰的時間方面增加了優勢⁴³。

依據各研究報告針對中共區域拒止／反介入能力之敘述，茲彙整如附表陳述之。

肆、對亞太安全之影響

美國離開中東戰場之後，意識到亞太國家不論在經濟、軍事和政治上均是一股新興力量，也將是未來世界運轉中心。對於中共軍事力量快速提升，加上亞太地區仍存有影響美國利益的不穩定因素。綜合現實、威脅與環境等變化因素，美國推出海空整體戰的構想。然而，海空整體戰概念中強調盟邦的重要性以及盟邦設施提供的戰略縱深。不過，美國的海空整體戰概念也被某些國家視為圍堵中共的工具之一，在全球化與經濟相互依賴的國際社會，選擇與美國一同圍堵(Contain)中共，就表示與核武大國作對⁴⁸。

使亞太主要國家面臨「親美」、「親中」、「平衡策略」，或「自主發展」等尷尬的戰略抉擇⁴⁹。

而有些國家則樂見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存在，一方面確保不受中共的威脅，另一方面是與美國間悠久的歷史淵源。例如：日本、南韓、菲律賓與澳洲等。

中共對於美國在區域內扮演領導角色表示尊重、不安與疑慮。也認為美國強勢安全角色可能在區域內動用武力，並且企圖圍堵中共，以防止中共成為區域強權⁵⁰。此外，中共近年在東海區域的強勢作為，迫使日本近年在政治、軍事及安全等領域也有崛起之勢，日本試圖拋棄二戰的陰影於亞太地區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試圖成為一個擁有正式軍隊的正常國家。而日本應對中共崛起最顯著的反應，就是投向美國懷抱。中共的崛起是日本親美聯盟最重要的驅動器，其他也包括北韓核意圖的不確定性。相對地，美日同盟是美國參與亞太事務的基礎，美國與日本在彈道飛彈防禦上的合作，持續按計畫進行。雙方在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上也逐步增強合作⁵¹。日本決定與華府

註43：Major Christopher J. McCarthy, U.S. Air Force, "Anti-Access/Area Denial: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Warfare", U.S. Naval War College, May, 2010, p.4.

註44：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JOAC), Jan 17th, 201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p.40.

註45：Eric V. Larson and Others, "Assuring Access in Jey Strategic Region," 2004, RAND, p.8.

註46：Capt. Philip DuPree, USN and Col. Jordan Thomas, USAF, "Air-Sea Battle: Clearing the Fog," Armed Forces Journal, May 2012, <http://www.armedforcesjournal.com/2012/05/103182> 04. (2013/3/18)

註47：Andrew Krepinevich, "Meeting the 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 Challenge," 2003, CSBA, p.8.

註48：Benjamin Schreer, Planning the unthinkable war 'AirSea Battl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ustralia (Sydney: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2013), p.5.

註49：曾復生，〈美中競逐下日本的戰略困境〉，《國家政策基金會》，2011年11月18日，<http://www.npf.org.tw/post/3/9991>(檢索日期:2014年3月15日)。

註50：普雷尼錫帕瑞(Pranee Thiparat)著，黃偉傑譯，《美國在亞洲的角色—亞洲觀點》(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年)，頁14。

註51：Ralph A. Cossa, Brad Glosserm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09), p.5.

進行飛彈防禦系統聯合開發和部署的合作計畫，以重組其在亞洲的勢力。不過，區域內其他國家對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及國家飛彈防禦系統有所顧忌，因為包含中共及區域內國家將被迫提升軍力，進而啟動軍備競賽，這對區域長期的和平與穩定無異是傷害⁵²。美國另外也增加在日本的軍隊駐紮，以及美軍部署到日本更顯著的指揮機構（特別是第一軍團地面部隊，負責擔任在亞洲應變部隊），在在顯示願意公開與美國勢力親密的關係⁵³。美日安保條約仍是美國和日本在東亞戰略的基石，亦是穩定該區域的主力⁵⁴。

南韓對於美國的重要性有以下幾點：首先，美國和南韓是長期以來的盟友。軍事聯盟方面，美國承諾協助南韓自我捍衛，尤其針對來自北韓的任何侵略。同時，美國維持約28,500人的部隊在南韓並且將其納入美國的核保護傘下。其次，美韓一直以來在應對北韓的挑戰方面共同合作。第三，南韓日漸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角色，美韓兩國的經濟緊密交織，並加入了韓美自由貿易協定(KORUS FTA)，成為美國的第二大自由貿易區。南韓同時是美國的第七大貿易夥伴，美國也是南韓的第三大貿易夥伴⁵⁵。

美國和南韓之間的關係是利益趨同所致，特別是在北韓議題合作上格外密切。未來

美韓關係根據南韓總統樸槿惠(Park Geun-hye)的政策舉措顯示，預判將保持健全發展。而處理北韓問題仍是主導美韓兩國關係的主要戰略要素⁵⁶。

菲律賓是美國在亞洲最古老的條約盟友，直到1992年一直是美國主要的海空軍基地，也是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重要合作夥伴。菲律賓做為東協的創始成員之一，菲國處於南海的前線地位，使其應對中共崛起扮演特別重要的角色。菲律賓應對中共的崛起，便是更緊密的與美國國防事務安全合作。2003年10月，美國將菲律賓列為「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主要盟友外，更是美國在全球反恐戰爭中一個主要的合作夥伴。對於菲律賓，與美國安全合作是軍事訓練、裝備和相關援助以及解決來自伊斯蘭武裝分子嚴重內部安全挑戰的重要來源。此外，透過恢復與美國的防務關係，馬尼拉希望建立對付中共某種程度的嚇阻力⁵⁷。因此，與美國的年度雙邊軍事演習對於菲律賓武裝部隊海洋領域及海上合作的認識有直接幫助，同時也共同打擊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和伊斯蘭激進組織。演習不僅包括聯合軍事訓練，也包含人道主義救援項目，同時為衝突和受災地區帶來發展和救濟。另外，美國售予菲律賓國際軍事教育和培訓計畫(International Mili-

註52：普雷尼錫帕瑞(Pranee Thiparat)著，黃偉傑譯，《美國在亞洲的角色—亞洲觀點》，頁17。

註53：Evan S. Medeiros, *Pacific Currents* (CA: Rand 2008), pp.41-42.

註54：普雷尼錫帕瑞(Pranee Thiparat)著，黃偉傑譯，《美國在亞洲的角色—亞洲觀點》，頁14。

註55：Mark E. Manyin, Mary Beth Nikitin, Emma Chantlett-Avery, *U.S.-South Korea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 summary.

註56：Mark E. Manyin, Mary Beth Nikitin, Emma Chantlett-Avery, *U.S.-South Korea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 pp.9-11.

註57：Evan S. Medeiros, *Pacific Currents* (CA: Rand 2008), p.114.

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MET)在太平洋是最大的，是全球的第三大⁵⁸。

澳洲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古老的朋友和盟友。兩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1991年的波灣戰爭、韓戰、越戰以及近年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彼此並肩作戰。澳洲是美國繼英國之後在世界上第二個最親密的盟友，兩國親密的關係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60年來，美國是澳洲國防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華府為澳洲提供強大的安全保障，包括延伸核嚇阻。澳洲憑藉自我防禦態勢，在區域內強化與美國情報、國防科技、武器和軍事後勤保障等高度互通的特權。與美國的聯盟大大增加澳洲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尤其在亞洲⁵⁹。

澳洲支持美日聯盟及發展中的日澳防衛與安全關係，美日澳三國也將增加系統聯合運作及整訓的機會。透過三方戰略對話及三方安全與防衛合作論壇，強化在區域與全球安全事務、發展援助等議題之協調機制⁶⁰。此外，有鑑於來自中共和北韓的網路安全威脅日益增多，另一方面，由於美國對中共在亞太地區軍事力量不斷擴張感到關切，因此美澳聯盟的重要性也相對升高⁶¹。

綜觀上述，亞太區域內多數國家均不願見到美國勢力淡出區域，一旦美國勢力撤離，將使區域出現權力真空，將引發區域安全不確定性的軍事與政治情勢⁶²。同時，在經貿方面又與中共保持密切合作⁶³。

此外，由於美國在亞太區域軍事存在提供的安全保障，無形中使得日本、南韓及中華民國無須被迫積極發展核武以求自保。因為這些國家才不致因此擁核自重，不致讓原本就已盤根錯節的亞太安全情勢更加複雜。事實上，中共間接地因此受惠⁶⁴。

伍、對我安全之影響

鑒於我國所處第一島鏈地位，若發揮我在第一島鏈阻遏中共軍力向外突破的作用，牽制中國大陸反介入與區域封鎖戰力的壯大，便足以發揮臺灣對美軍事重返的配合作用。既然區域拒止／反介入是中共用於亞太區域防止外力介入之能量，而臺海衝突仍是中共之戰略主軸，則臺灣在海空整體戰應該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在《臺灣關係法》中亦明確規範：「維持防止任何訴諸武力或形式恫嚇臺灣安全、社會、經濟及人民的能量，是美國利益之一」⁶⁵。對美方而言，臺灣在

註58：Analysis, "U.S.-Philippines Relations," Global Security,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philippines/forrel-us.htm> (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1日)

註59：Paul Dibb, "U.S.-Australia Alliance Relations: An Australian View," World Security Network, Nov. 5, 2005, <http://www.worldsecuritynetwork.com/Other/Dibb-Paul/U.S.-Australia-Alliance-Relations-An-Australian-View> (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1日)

註60：林挺輝，〈堅強的聯盟關係：對近期美澳關係之觀察〉，《戰略安全研析》，2011年，第78期，頁5。

註61：國際新聞，〈美澳協防首度納入網路戰〉，《自由時報》，2011年9月16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sep/16/today-int3.htm> (檢索日期：2013年12月13日)。

註62：普雷尼錫帕瑞(Pranee Thiparat)著，黃偉傑譯，《美國在亞洲的角色—亞洲觀點》，頁19。

註63 Douglas H. Paal, "Is U.S. Destablizing Asia?," The Diplomat, Sep. 24, 2011, <http://thediplomat.com/2011/09/is-the-us-destablizing-asia/?allpages=yes> (檢索日期：2014年3月17日)

註64：Stephen Ellis, "How U.S. Military Power Benefits China," The Diplomat, Mar. 13,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3/how-u-s-military-power-benefits-china/> (檢索日期：2014年3月17日)

註65：Mark Stokes and Russell Hsiao, "Why US military need Taiwan?," April 13th, 2012,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2/04/13/why-u-s-military-needs-taiwan/> (檢索日期：2013年9月12日)

亞太區域內是重要安全夥伴之一，因此，在中共區域拒止／反介入的作戰環境中，維持臺灣對中共各指管網路系統破壞之能量可減輕美軍許多負擔。如果中共迅速佔領臺灣，則中共也就佔有了出入太平洋的機會，這也將影響美國海空整體戰的發揮。中東地區產油國經印度洋、麻六甲海峽、臺灣海峽至日本、關島等地的航線也是美國在遠東地區的一條主要石油補給線將會受制中共。臺灣的「存在」與否，關乎美國海空整體戰的戰略價值⁶⁶。

然而美國民眾是否會支持政府冒著本土遭受中國大陸核武常規打擊的危險為防衛臺灣而戰，我國應有這方面的警覺與準備。美國固然正在配合「戰略再平衡」與「重返亞太」戰略，推行以中共為主要假想敵的「海空整體戰」，企圖通過戰略縱深打擊來瓦解中共的反介入能力。但對美國而言，進入作戰線長遠又充滿拒止的作戰環境，其挑戰性高⁶⁷。臺灣做為主戰場和戰爭標的，又位於第一島鏈中央位置，除了戰時仰賴美軍馳援外，更必須要有發揮位於戰略位置的軍事戰略。

臺灣在海洋地理上恰好具備馬漢所說的：有效控制海洋的關鍵。位於東亞最重要的航道和海峽：巴士海峽和臺灣海峽。日本海

事安全專家小谷哲夫曾說：「對日本和地區海軍均勢而言，把臺灣輸給中共將改變遊戲規則」。美軍事專家將臺灣描述為「能讓共軍直接進入太平洋的地理資產」，稱「一個擁有臺灣的國家能隨心所欲地切斷東北亞至東南亞的海上交通」。因此臺灣不僅具有馬漢認為成為強國的充分條件，更具有影響區域安全的關鍵⁶⁸。但徒具地略優勢而未能讓海軍走出去，則是主動放棄了優勢。若運用海軍扼控臺灣海峽、巴士海峽形成的制扼海域(Choke Area)，掌握東北亞諸國賴以存活、發展的海上交通線，除可磨練官兵戰技也能充分展現我維護國家利益決心。在美國的海空整體戰構想中，海軍也是主要力量的元素之一，不論水面或水下，以我國現有的裝備及造船技術，有許多可以發揮的空間。

但我國防的困難在於經費拮据，軍購受限，美國軍售前景不樂觀。臺灣國防不能只靠購買來源不定而且昂貴的高科技武器。因此必須配套便宜而有效的嚇阻能力。共軍攻臺構想是首戰即決戰：嚇阻美軍馳援，快速以癱瘓方式奪取臺灣，減少傷亡和破壞至最低，立即結束戰事。如果臺灣有能力以分散零星兵力拖延登陸的共軍，不讓結束戰爭，共軍便不願攻臺。因為共軍不打沒把握的仗⁶⁹。

註66：翁明賢，宋吉峰，〈空海一體戰對臺灣的建軍備戰省思〉，《101年度「空權與國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2年12月1日，頁24。

註67：鄭劍，〈臺灣或需調整軍事戰略〉，《中時電子報》，2013年1月2日，<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4/112013010200373.html>(檢索日期：2013年9月12日)。

註68：蘭寧利，〈臺灣四面環海為什麼海洋戰略不被重視？〉，《臺北論壇》，2013年6月11日，<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69.php>(檢索日期：2013年9月12日)。

註69：林中斌，〈臺灣的大戰略〉，《聯合新聞網》，2012年6月4日，<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7135808.shtml>(檢索日期：2013年9月12日)。

美國在臺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Raymond F. Burghardt)表示，美臺已有聯合評估小組共同決定臺灣所需的防禦嚇阻能力，而臺灣自製武器能力已大幅改進，有些已具備不對稱的戰力。布魯金斯研究所東北亞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也引用美國防部亞太副助理部長羅沃伊(Peter Lavoy)在2011年的演說，表示臺灣安全不能光靠買有限的武器，而要投資不對稱軍事能力。事實上，我國防部在最新版「四年期國防檢討報告」等，都已將「不對稱作戰」列入國軍發展重點⁷⁰。美國學者也建議，隨著大陸各方面實力的增加，美國對臺軍售變的越來越不穩定；因此，臺灣應該發展不對稱戰能力，以因應中共的軍事現代化。臺灣應該把焦點從維持與大陸常規軍事力量的平衡，轉向建立能夠瓦解中共對臺進攻的非常規手段。除了籌購先進戰機和潛艇外，更應打造大量不對稱手段和裝備，類似伊朗採取的狼群戰術加水雷和導彈，以及網路戰，建立可瓦解或干擾中共的「反反介入」能力⁷¹。

解構臺灣既有的地緣戰略利基，發揮遲滯中共軍事佈局與牽制實際行動的能量，就成為臺灣未來建軍備戰的指導原則。因此，規劃發展可阻滯敵攻勢之能力，打破敵速戰速決企圖，使敵審慎評估其武力侵略所必須付出之代價，而降低其使用軍事手段可能性

。面對敵高強度猝然突襲之威脅，國軍在防禦上應力求作戰功能的備援與存續，並加強關鍵基礎設施防護，避免於作戰初期主力即遭癱瘓，無法遂行戰略持久⁷²。為求在區域安全架構下尋求國家最大利益，充分凸顯臺灣在東亞區域中無可取代之海洋地略優勢。讓海軍的角色發揮功用，在區域內及我國領土海域長期持續在場，發揮我國掌控海洋地略優勢之特性。以守點：固守基地(外離島)，基地散佈越廣越具戰略意義。護線：確保點與點之間海上交通線之安全。進而能制面：控制海域。藉海軍艦隊長期常態性在場，突顯我國實際控制的事實⁷³。

陸、結語

今日，中共儼然已是亞太區域強權，隨著其快速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成長，中共的區域拒止／反介入能力也益發成熟，已對美國的武力投射及亞太利益構成挑戰。美國海空整體戰的構想已經公布，未來勢必影響美軍在亞太的軍事戰略與軍事部署，但海空整體戰並非亞太國家的安全保證，相反地，美國海空整體戰的遂行必須仰賴區域盟邦的參與才能成功抵抗中共的反介入能力。

由於我國地理位置極具戰略價值，在海空整體戰的架構下將可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向美國籌購高價值與高科技的新式武器裝備

註70：吳明杰，〈薄瑞光：臺灣自製武器 具不對稱戰力〉，《自由時報電子報》，2013年4月25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apr/25/today-fo3.htm>(檢索日期：2013年9月12日)。

註71：Patrick Cronin, "Taiwan's Asymmetric China Plan", The Diplomat, Oct. 8, 2011, <http://thediplomat.com/2011/10/08/taiwan%E2%80%99s-asymmetric-china-plan/>(檢索日期：2013年9月13日)。

註72：國防部，《100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頁88。

註73：蘭寧利，〈臺灣四面環海為什麼海洋戰略不被重視？〉，《臺北論壇》，2013年6月11日，<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69.php>(檢索日期：2013年9月12日)。

同時，更應掌握時間思考佔有地略優勢的國軍可發揮的功能，並且結合民間科技能量發展廉價高效的裝備，目的不在毀滅而在能提高敵遂行軍事行動付出的代價與遲滯敵的作戰行動。然而我國的外在威脅不僅來自中共，有效運用海軍力量延伸國力或展現軍事存在，亦能有效預防潛在衝突發生達到嚇阻作用。美國海空整體戰構想是隨著環境與威脅

變化所生的產物，我國也應立即分析當前與未來的威脅訂定適切的軍事戰略。 ㊦

作者簡介：

宋連海中校，陸軍官校86年班，美國通信初級軍官班97年班，美國陸戰隊遠征作戰高級班94年班，美國陸戰隊指參學院100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103年班，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

老軍艦的故事

永順(鎮南)軍艦 PCE-44AGS-362



永順(鎮南)軍艦為一艦隊掃雷艦，係由美國Cleveland之American Shipbuilding公司所建造，公元1943年8月10日下水成軍，在美服役期間命名為「Logic」，編號為AM-258。民國34年8月28日美國依中美租借法案將該艦移交我國。由我駐美武官劉田甫少將在Miami接收，命名為「永順」軍艦，編號MSF-44。

該艦自接收後於民國35年1月至古巴接受成軍訓練，並於4月離古巴返國，沿途經巴拿馬、墨西哥及檀香山等處，訪問各該政府當局，並代表政府宣慰各地僑胞，民國35年7月始抵國門，正式開始服役。

該艦自成軍後先編入海防艦隊，民國39年改隸第二艦隊，民國41年9月再改隸第三艦隊(後改番號為掃佈雷艦隊)。曾參加過多次戰役，其中較重要的計有：八角口戰役、龍口戰役、劉公島戰役、青島撤退、鯤門島戰役等。

該艦成軍後主要擔任近岸掃雷任務，但由於船殼為鐵製消磁情況不佳，故於民國44年6月赴日裝修消磁設備，以增進消磁效果。民國45年12月及民國46年8月，該艦曾兩度納編為定遠支隊，前往南沙接送官兵及載官校學生作遠航訓練。民國52年1月16日該艦改裝為護航巡邏艦，編號改為PCE-44，隸屬於巡防艦隊。民國54年1月1日該艦奉令更名為「鎮南」軍艦，民國58年6月1日由於艦體老舊，且內部機件多不堪修復，而奉令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